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世界珍聞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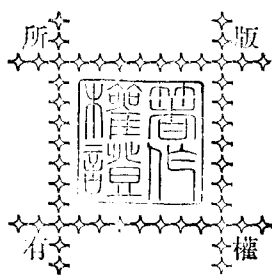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世界珍聞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發行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再版



◎ 叢刊
譯隱
世界珍聞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七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譯者

陶菊隱

發行人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姚戟楣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叢菊譚

世界珍聞目錄

一 人間天堂·····	一—四
二 黑人找工作的手段·····	五—九
三 威塞爾曲命名的由來·····	一〇—一七
四 妻子成灰丈夫流血·····	一八—二八
五 做皇帝做不着的一羣·····	二九—三二
六 美國新娘學校·····	三三—三四
七 美國老年人學校·····	三五—三八
八 日本的高壽者·····	三九—四一
九 怎樣長生不老·····	四二—四四
十 關於動物的壽命·····	四五—四七
十一 一個隨時可死的 <u>美國</u> 婦人·····	四八—五一

十二	美國軍火王杜龐身世	五二—五六
十三	香檳家庭的悲運	五七—六七
十四	法國是亡命者的樂園	六八—六九
十五	國際女偵探網	七〇—七三
十六	蘇俄防範間諜的課材	七四—七七
十七	女間諜控告報界大王	七八—八一
十八	多妻制在美國	八二—八四
十九	一段迷離愉悅的國際情史	八五—八八
二十	嫁了五個丈夫的尤物	八九—九四
二十一	美國華人街販奴悲劇	九五—一〇六
二十二	殺人貪色的魔王	一〇七—一二
二十三	魔窟	一一三—一二一
二十四	二十五年冤獄	一二二—一二九

二十五	處刑一百五十四年	一三〇——一三二
二十六	日本扶桑教黑幕	一三三——一三七
二十七	朝鮮妖教	一三八——一四二
二十八	智利的身份證	一四三——一四五
二十九	加拿大的活財神	一四六——一五〇
三十	紐約市稅中「趣風潮」	一五一——一五五
三十一	侮辱客人的飯店	一五六——一五八
三十二	英法兩國的禁聲運動	一五九——一六一
三十三	世界十大金剛石題名	一六二——一六五
三十四	金剛石的血腥氣	一六六——一六九
三十五	世界出名的寶石產地	一七〇——一七四
三十六	美國學生的帝制運動	一七五——一七七
三十七	德國賠款中一筆怪賬	一七八——一八〇

三十八 「風流寡婦」主角·····	一八一—一八三
三十九 海市蜃樓·····	一八四—一八九
四十 一國內有語言不同的民族·····	一九〇—二〇〇

菊 叢
譚

世界珍聞

人間天堂

這年頭，住在城市裏不好，城市有一切物質誘惑；住在鄉下不好，鄉下治安組織和衛生設備太不健全了；那麼住在那裏才是安身立命之所，才可以逃避經濟的壓迫、盜賊的侵襲、罪惡與恐怖之源源發生呢？人類理想中的天國沒有開着一扇門等候你，只有一個地方也許是五濁世界中的一片乾淨土吧。

美國得撒州『金村』是個僅有六百人口的小村鎮，他們各有職業，在和平與幸運中過着熙熙攘攘的生活，村內法庭及警察除開打瞌睡之外，幾乎找不到一點事情可做。據說四十二年以來只發現過一件渺小得異常可笑的事體，他們却當做變色相告的大事：距今兩年前，有個十三歲小孩子在糕餅店偷竊了三樣點心。他們深嘆人心之不古，大家不由得懷着臨淵履冰的恐怖。

這裏沒有勞資爭議，談不到人類鬥爭。假使把這些字眼告訴他們，他們會茫然不解。這裏沒有口角罵人的醜話。據說有一次，老年人還依稀記得，當世界大戰發生時，有兩個吃得醉醺醺的兵士一壁在街

上走着，一壁以『畜生』互相叫罵，村人都當做曠古未有的奇聞，然而那兩個兵士是從別村中路過此地的。

村人還有一種習慣，絕不受人之惠，無論怎樣不景氣，他們拒絕外面的一切救濟。當然，他們還沒有發現過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人，每星期只有五十元的收入，便算他們當中賺錢賺得最少的了。凡是想加入該村的首要屏除世俗妄念，妄念是禍亂的媒介，相爭相奪都由妄念而起。可是這問題說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却非常吃力，毗連金村的古列班村便不能學得金村人民的好榜樣。

不飲酒、不吸煙、不算稀奇，咖啡、紅茶，也在禁止之列，便不能不使人咄咄稱異了。假使外來之客在該村飯館裏叫咖啡，飯館主人聽了這個名稱像是和鴉片同樣的可怕。他們除開賣菜之外只有水和牛乳，而咖啡與紅茶絕對沒有賣的，也絕對沒有賣的。他們所做的菜，你縱然餓得發昏，也許不願下箸，他們禁止肉食，所有素菜只許攪一點鹽，老嫗們怎能嚥下肚去？

口紅、胭脂、蓮丹、水粉，女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些東西。她們如要購買化妝品，鄰村自有賣處，可是她們絕對不去。年輕女郎假使打扮得妖嬈點，村中唯一的有權者——基督教再生教會每週理事會——必然把她喚去當面予以申斥，她必然向該會自承錯誤，並且向之謝罪。如果下次再犯，那裏無所謂處

爵，其唯一辦法是請她搬到別村去。『敝村偏小，不足以容摩登女士之高軒，謹請喬遷，幸恕唐突。』

村內沒有金銀手飾店。父老相傳，曾經有人開過一月店，結果是：『閻王老兒開飯店，鬼都沒得上門。』那位走錯路線的大老闆只好哭喪着臉，捲起鋪蓋走路。賭博是全世界所禁止的（除開摩納哥以外），我們如果說該村絕無賭博，這話未免太平淡無奇，但將牌游戲（Trump）是一般教會所許可的，而該村教會却認為足以教壞小孩子，其取締之嚴與取締威士忌酒同等。

村中有一所大學，該校運動場從無吶喊叫囂之聲，足球、棒球、啦啦隊及其他陸地競技運動都在絕對禁止之列，理由是有運動即有競爭，有競爭即有是非，此端萬不可開。跳舞不消說，『請君休作此想。』其更為有趣的，該村不僅無電影院，如有鄰村電影院在此張貼廣告，他們會絕不留情，把他攆出境外，理由是，電影為一切罪惡之淵源，男女愛情、賭博、盜賊、肉食、飲酒，都是有傷風化的動作。

報紙是現代文明的利器，是人類精神的糧食，一個人不看報與聾瞽無異，這是任何道學先生所不敢否定的；可是該村却不然，認為報上常有許多照相及新聞，例如某偉人吸烟的銅圖嵌在上面，那麼烟之為物偉人尚且可吸，何況吾輩平民？再如渲染成篇的棒球開幕式、匪夷所思的社會新聞、赫然觸目的化妝品珠寶店廣告，都是與青年有害，絕對禁止青年們閱讀。但是有一件，為使成年人知道外面的消息，

允許他們閱報；不過閱報時禁止高聲朗誦，怕讓小孩們聽見，聽見了不是好玩的。

莫說報紙吧，無線電及音樂也受嚴格限制：無線電只許播送教育節目時開放；音樂以古代莊重者爲限。至於現代小說及軟性作品，一古腦兒都在取締之列，美國最流行的雜誌休想在該村找到一本銷路。

村裏銀錢往來是很爽氣的，從來沒有延期償還或要求折扣的事實。村裏的大學生採取自足自給主義，一面在工廠作工，一面把工資交付學費。教師們每星期可得五十元俸給。總之，該村係一禮義之邦，過着極端的禁慾生活，善惡界限很嚴，以遵守聖經遺教者爲貴。由於生活之有規律，所以他們大半都是長壽的。

列位想住在這個天堂裏嗎？據我看起來，大家都會說，只有老年人才有住天堂的資格，我們情願一輩子住在地獄裏，『我不住地獄，誰住地獄？』列位是不是有這樣的感想？

黑人找工作的手段

中央路位於克利夫蘭黑人區尾端，名稱雖好聽，市容却非常污濁。老聖姆一大半光陰就消磨在該路一爿當舖裏。他很知道貧民窟是不大好住的地方，但爲着生活問題，要走也走不開。往常當舖生意很好，可是現在呢，當舖的人兒少了，他窮得自己幾乎也想當舖；虧他見機得早，拿出最後的本錢五十元在同一條路另開一爿酒店。

這條路已有三家酒店，生意都很不錯，所以老聖姆也來碰碰運氣。他想，識時務者爲俊傑，以前開當舖有錢可賺，現在開酒店也許是唯一賺錢的方法。他找到一所小而陋的店，叫兒子西格和女兒海倫做伙計，花了約摸十塊錢的本錢買了些便宜的酒、鹹餅乾、洋山芋片和兩箱啤酒，租用了電琴、收帳機、舊櫃臺和桌椅等件，取名爲『著名酒公司』。

酒價半品脫（液量名）賣一角，一玻璃盃賣五分，這是中央路各酒店一律的價錢。那兩箱啤酒是預備給上等客人來喝的。

他們的生意很好，許多黑人跑來喝酒就像喝白開水一般。海倫長得很美麗，招待客人很和氣，有了

這塊活招牌，無怪乎客人源源而來。她雖是白種女子，而那些黑人顧客們都是來買那種便宜的酒（白葡萄酒和黑莓酒混合製成），吃醉了引吭而歌，或縱聲而笑，和海倫談東說西，和西格拉拉扯扯，看看電琴，跳跳舞，但海倫對他們總是一團和氣的樣子。

海倫和西格每人每星期工資十元，開頭幾個月工資還得投資於店裏，多買點酒，把裝璜弄得再考究點，好使生意向上。

店裏的賺頭，一天有十元的也有十五元的，當中央路黑人們領到工資的時候可增到二十五元以上。老聖姆哈哈大笑道，『孩子們，雖然當舖裏把我的老本都幾乎賠光了，但我們到底有了一套吃飯的生意經。』

一天，五個揸起袖子樣子很粗鄙的黑人跨進門來，爲首的一個說，『我叫華倫，我是後望聯合會的副會長。你若是希望黑人到店裏來買酒喝，你得雇一名黑伙計。』

老聖姆向他們投射着一道驚異的眼光。他在中央路混了這許多年，從來不曾聽到什麼『後望聯合會』。

華倫接下去說，『這一區每家商店都得雇用些黑伙計，黑人要有做工的保障。』

西格說，『你聽着，我們一家子在這裏做工，我們沒有工錢，那麼把什麼東西付給黑伙計呢？』

那五個站在一旁綳着眉頭。華倫用命令式的口吻說，『好，這是警告，你們一定得雇用！』

老聖姆向他兒子說，『青天白日，這是什麼話？他們是什麼東西！這樣冒失地跑進來，我從來沒見過。』

那五個沒聲響走了。以後兩星期，每星期都得來兩次，每次都得發布同一的警告。老聖姆聽見『非許兄弟食品市場』所遇到的事：後望聯合會派許多糾察員把守這市場，不讓顧客們進去買東西，非許兄弟到法庭裏去控告，結果得了勝；但得勝是另一件事，糾察員還是繼續把守着大門，沒有一個顧客可以走進去。現在呢，非許兄弟屈服了，雇用了黑伙計，生意才蒸蒸日上。

聖姆說，『他們是有着許多分店的總店，他們是可以叨擾的東道主；像我這小商店，那能吃得起這一套？』西格，黑人現在是進步了，他們從前在中央路不曾做過這種事。』

一天，除開那五個光降之外，還增加了四個。那四個像是本分做工的黑人，有三個像是很舒服的『教堂婦人』，她們不走進門來，在門外踱來踱去，每人胸前掛着一面旗，上寫着：『該店對待有組織的黑色工人極不公平。』

中央路許多黑人圍攏來看着笑着，他們最高興欣賞白人的窘態，認爲這是極有趣的事。西格想跑出去和他們理論，華倫阻止他說，『不必多此一舉，你沒有辦法可想！你們何時願意簽合同，請隨時通知我們。』外面一大羣黑人大笑大叫，這套戲法多有趣！

老聖姆躲在後面房間裏生氣，看着一批一批的酒客都跑到對面魯梭酒店，而他們平日是不願和那個意大利人做交易的。

糾察員把守了兩小時之久，於是西格很着急的說，『好吧，你們進來訂合同吧。』

桌上坐着聖姆、海倫、西格和另外九個，立了一張臨時合同，上寫：『甲方（指酒店）同意於向乙方（指後望聯合會）雇用整天黑伙計一名，每小時工資二角五分，每星期四十八小時，共計工資十二元。在六十天之內，甲方同意於再向乙方雇用星期六及休假日臨時黑伙計一名。將來店務擴充增雇伙計時，應向乙方雇用，乙方負責以公平方法處理勞資紛糾，但甲方開除伙計時必先通知乙方。』第一證人爲海倫，第二證人是黑人之一。西格代表甲方簽字，華倫代表乙方簽字。華倫說，『請我們的律師把這張紙頭改爲正式合同。』

那九個帶着勝利的笑走了，外面浮起一片勝利的笑聲；可是裏面呢，海倫說，『完了，我的工資拿不

到手了。』聖姆搖着頭說，『活見鬼，我住在這兒二十年，這是頭一次學見識。』

飲酒的客人恢復原狀。那天下午，新伙計走馬上任，是一個健康和快樂的黑女，不聲響地做着她應做的工作。

這戲法頑了一套又一套，於是糖果店、珍品店、香粉店、別針店、都發現了臉上黑得發亮的女店員了。所謂『後望聯合會』在伍德蘭大商場租了寫字間，在克利夫蘭六萬五千餘黑人有一大部分是繳納會費的會員。該會分發傳單，叫每個黑人參加這個爲同族謀福利的大會，會中對會員們的貢獻除代謀出路外，還替他們訓練某種技能，以便取得某種工作。會長叫瓊霍利，是西區輪船公司一個職員。

電話簿上可以找到這個會的名稱，你若是在打電話去問，那邊會答道，『對不起，本會的消息和政策是不許在電話裏說出來的。無論那一晚，請閣下過來會會瓊霍利先生，他可以告訴你各樣事情。』

你說他們無理，他們無理中說得件件有理：白人要吃飯，難道黑人就不要吃飯？白人有政治陰謀，有商業詭計，難道他們就不能玩一套戲法？白人失業問題的紛擾，英國失業者把棺材抬到首相官邸，而他們並不用武，並不無賴，你能說他們的不是？

威塞爾曲命名的由來

現在德國流行着的一種『威塞爾歌』，在特種法律下與國歌同時奏唱。數年之前，有幾個不識高低的漢子把這個歌放在舞場裏當做爵士歌一樣，卒以褻瀆罪被捕入獄。

威塞爾是國社黨一位烈士，他死時的那座醫院後來更名為威塞爾醫院，還有許多街道和地方都用了他的名字作為一種偉烈的紀念，但是外國人很少知道威塞爾的事，這得大大表揚一下。

一九三〇年，德國有一種組織叫 Ring-Verein，這是社會黑暗層的大本營，其勢力遍於全國，所有慫不畏死的犯罪者都是該會的會員。會員要納會費，會費的用途是：會員被捕正法或死亡後家屬的撫恤金，會員犯案時的律師費，會員死亡時的收殮費。

該會會長阿李是個積犯，一九三〇年整整三十歲，身高六呎五吋，左臂刺有雙刀和一個女人的螻首，身上還有許多淫猥圖畫。他最後一次被判四年苦役，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 Fuhlsbüttel 期滿得釋。

他同時是個保護賣淫女子的龜奴。柏林賣淫女子是分着許多地段的，在某一地段內只有某一些